論語經正録

論語經正錄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微子第十八

黃勉齋曰此篇多記仁賢之出處列於論語將終之篇蓋亦歎夫子之道不行以明其出處之義也其次第先後亦有可言者君子之用於世其或去或不去莫不有義焉三仁柳下惠是也孔子於齊魯知其不可仕而遂行者義也知其不可仕也而猶往來屑屑以救斯世接輿沮溺荷蓧丈人未免有疑焉者亦義也列逸民之目而斷之以無可無不可所以見夫子出處之義

也至於樂工相率而去之則又以明夫道不可以有爲也備周公之言以見古之親親而尊賢敬故而器使一出於仁厚之意則安有望望而去之者哉此周之人才所以盛而擧一姓八士以終之所以傷今思古而歎夫子之道窮也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朱子延平答問問殷有三仁焉和靖先生曰無所擇於利害而爲所當爲惟仁者能之竊未見微子當去箕子當囚比干當死端的不可易處不知使三仁易地而處又如何東坡云箕子嘗欲立微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故箕子告微子曰我舊云刻子王子不出我

乃顛隮是以二子或去或囚蓋居可疑之地雖諫不見聽故不復諫比干則甚所嫌故諫而死胡明仲非之曰如此是避嫌疑度利害也以此論仁不亦遠乎棻此破東坡之說甚善但明仲自解乃云微子殷王元子以存宗祀爲重而非背國也比干三孤以義弼君以存人臣之義而非要名也箕子天畀九疇以存皇極之恣爲天而非貪生也恐此說亦未盡善箕子一節尤甚意思不知三人者端的當爲處當如何以求之先生曰三人各以力量竭力而爲之非有所擇此求仁得仁者也微子義當去箕子囚奴偶不死爾比干卽以死諫庶幾感悟存祀九疇皆後來事初甚此念也後來適然爾豈可相合看致仁人之心不瑩

微邪仁祇是理初無彼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心卽仁矣胡明仲破東坡之說可矣然所說三人後來事相牽何異介甫之說三仁恐如此政是病處昏了仁字不可不察

朱子文集答李時可延平先生說三仁事云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此語推之三仁之心祇欲紂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爲奴也事勢既爾微子亦祇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彊諫之心則亦不得爲仁矣

又答董叔重問銖於三仁之公就死生未知其所以當留當去當死之切當不可易處嘗讀微子書妄謂微子

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悲憫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興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宅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甚一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徑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過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過耳紂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紂囚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於溝瀆而爲匹夫之諒哉故因遂佯狂而爲奴蓋亦未欲

卽亦庶幾彌縫其失而冀其萬有一開悟耳葢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亦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爾使紂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卽亦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爲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謂吾二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同皆當與社稷俱爲存亾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於帝乙而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吾兩人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於子若𢗅諫紂則紂益生疑非唯不從害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亦分也不足恤而未有豪釐益於紂而遽亦可惜也東萊所謂人先有疑心則雖盡忠

與言而未必不疑蓋疑心先入而爲之主是也故微子不可留但當遯逃而出乃合於道又況我與比干既留諫以事紂則存亡未可知萬一不死罔爲人臣僕此心已堅定則亦不可使成湯以來廟不血食況汝爲元子又居危疑之地義當逃去苟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於至誠惻怛之心無所爲而爲之故孔子並稱三仁或以此歟曰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被囚也

朱子語類安卿問三仁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公箕子不死而爲之奴何以見惻怛之心曰箕子與比干心祇一般箕子亦嘗諫紂偶不逢紂大怒不殺亦非要爲奴祇被紂囚繫因佯狂爲奴蓋比干既死若要死

諫亦甚益適足長紂殺諫臣之辠故因得佯狂然其處此最難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利艱貞晦其明也乃難而能正其志外雖佯狂而心卻守得定

胡雲峰曰至誠惻怛蓋謂三仁憂君愛國皆非有所爲而爲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矣至誠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集注特下不咈二字蓋三子之行不同其迹似相違以去者爲仁則不去者似咈乎仁矣以死者爲仁則不死者似咈乎仁矣惟其皆有至誠惻怛之意則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皆不咈乎愛之理卽所以存其心之德也

陳安卿曰仁一也而言之不同以理言則心德之全

而天理之公也以心言則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是也以事言則當理而無私心之謂若顏子仲弓子路并有公西華及憲問等章之所謂仁則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言之若三仁夷齊與子文文子等章之所謂仁則以當理而無私心者言之然以心言者是以平日統體言之也以事言者是於臨事變中因以觀其心體之云爾非姑指一事而言其實亦非有二義也

劉直齋曰在中至誠惻怛四字已說盡三仁曲折蓋至誠全體也惻怛大用也至誠性也惻怛情也其心則惟一理而已故曰仁也

黄薇香曰微子太之皇疏以爲太殷歸周未足據蔡

氏書傳言適周在克殷之後此時特去位而逃於外
其說爲長或謂去王朝而之國則國在畿內不得言
去也爲之奴者辠隸之奴也周官司厲云其奴男子
入於辠隸女子入於舂槀夏書云奴戮殷亦有是制
武王勝殷釋囚是其徵也

用詁謹案或問據史記殷紀以爲箕子之奴
在比干諫死之後饒雙峰蔡虛齋以爲當從
論語近朱氏彬據宋世家敘三仁去與奴與
死之先後與論語合矣然殷紀宋世家既先
言微子之去而宋世家於紂殺比干後又曰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
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

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是史遷猶未能墒指其先後牴牾如此後之人豈可臆說耶殷紀宋世家皆有微子諫紂之文宋世家又有紂爲淫泆箕子諫紂不聽之語可證後儒微箕未諫之誤至殷紀曰紂怒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爲奴則謬誣實甚可以義斷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黜而復仕至於三黜而又不去焉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屢黜而至於三也降志辱身援

而止之而止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不以爲浼所以黜而復仕旣三黜遂不去也或曰惠知直道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宅國矣若能枉道以事人則亦不必去魯而適宅國也其言汎然若無所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意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得以列之於逸民之目

朱子語類廣錄問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然亦便有不恭之意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觀孔子之事則知柳下惠之事亦未

得爲中道曰亦是如此孟子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比聖人合於中道然歸潔其身則有餘矣

劉東溪曰柳下惠以和名於世者也至爲士師三黜而不變其道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使之少貶豈有是哉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節守也三公尙不能易而況士師乎然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降志辱身而不以爲屈彼顧自謂有直以行乎其閒是以不屑去也

汪雙池曰此篇所紀往古實行及當時隱逸之人皆當以夫子對看孔子行二章見孔子可去而去不苟合而非遯世而楚狂三章又見孔子惓惓救世之志

不能一日忘仁至義盡而必非徇人枉已此子之去可去不可也三仁去閒亦是所處之時位當然若柳下惠則視一世皆枉道楚狂沮溺丈人輩又視斯世之人爲若浼其趣皆異於聖人而各有所偏主矣大師摯諸人實挹孔子流風而周公之訓八士之盛又夫子所有志焉而未之逮見者也此章以本章玩之則惠之和而介可見以下二章參之則孔子之時中而惠之不恭亦可見矣孟子每以孔子與伯夷伊尹柳下惠並言而要歸願學孔子皆此篇之意也

焦廣期曰集注胡氏謂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辭而亡之案本篇柳下惠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三黜不去不謂之降辱乎不肯枉道老於父母

之國所謂中倫中慮者也孔子斷之之辭何以加於此乎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朱子語類錄椎問齊景公待孔子以季孟之閒乃以虛禮待之非舉國以聽孔子故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如齊王欲以孟子爲矜式亦是虛禮非舉國以聽孟子曰固是

馮厚齋曰是時諸侯之賢而國勢富彊者宜莫如齊之景公此孔子之所以願仕焉者也晏平仲得政已三世矣景公至魯與孔子語而說之其後孔子不得志於魯遂之齊公數問政而說晏之所嫉忌也所以欲害孔子

而進閒言也方責效於期月之間而嬰乃謂累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以謂吾老而不可俟也

劉叔俔曰史記孔子世家云魯昭公奔於齊頃之魯亂孔子適齊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云云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其事在孔子三十五歲之後四十二歲之前景公欲以尼谿封孔子晏嬰雖沮之而公猶欲待之以季孟之閒是公意猶未怠也邢疏云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

則不能以其有田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孟氏故將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閒景公雖欲待孔子而終不果行後又託於吾老而不能用孔子所以去齊而反魯也待孔子與吾老之言非在一時故論語用兩曰字別之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金仁山曰孔子生長於魯至是五十餘年天下之士多從之者魯之君臣豈有不知其賢而未嘗能用孔子也定公之十年一旦起而用之論語左氏皆不言其故獨孟子僃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而此篇謂季桓子受女樂不朝孔子行是孔子此時之行藏繫季桓子之用舍也何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季

氏取其二季氏專魯而魯公甚民久矣使魯之君而欲用孔子豈能遽奪季氏之權以畀孔子季氏亦豈肯遜己之權以與孔子哉自定公之五秊季平子卒其家臣陽虎始用事乃執桓子因之辱之於晉陷之於齊師且盟且詛八秊又將亯桓子而殺之僅而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爲而季氏亦自不可支矣桓子於此亦謀所以爲止亂興衰之計故舉孔子於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卻齊而歸地於是攝行相事墮三都夫三都者三家之疆邑也當是時公山弗擾在費而郈矦犯之亂未久也三家之有三都本非公室之便而三都之爲三都至是亦非三家之便矣故仲孫氏始墮郈繼而季桓子墮費已而孟孫氏

不有墮成圍之弗克其不有墮成也公斂處父之言
曰無成是無孟氏也然則無費是亦無季氏也而墮
之當是時桓子之心未敢自計其私也夫三都已墮
其二則成之不墮固亦未害夫子久之必有處矣既
而魯國方治而齊人乃歸女樂以沮之夫使孔子上
下之交方固桓子之志未移則一女樂豈足以間之
齊人素善謀功利者歸女樂而謂足以間魯之用孔
子豈不幾於兒戲乎是殆必得其間矣季氏權臣也
桓子舍己之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彊公室其
中豈無介介者顧以衰敗之餘藉之振起今紀綱既
定外侮既卻魯既治矣桓子豈甘終於自絀者縱桓
子甘之季氏私人必有以爲不利者故其信任之意

必已漸衰特未敢驟舍孔子而孔子顧亦無隙可行爾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夫齊何懼於我而歸女樂於事可疑於禮非正有國者固不可陷此爲鄰國所覘也使桓子而猶爲夫子之聽豈其受此受之已非矣而又君臣荒淫其中三日不朝故孔子去之然攷之孟子與史記蓋爲膰肉不至而行也而此篇則爲爲女樂蓋孔子之行決於此而特發於膰肉爾孟子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夫謂之不用則不用固久矣受女樂其事一也夫郊之必致膰於大夫彝禮也孔子何此之待哉待遇之衰必有日矣夫使其致膰猶彝禮也而不致是顯然疏卻之也於是而行復何俟哉此夫子之出處本

末事情也
黄薇香曰女樂之歸夫子有諫止之辭韓非子內儲說言犂且謀女樂事云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又云既歸女樂仲尼諫不聽是也諫止之辭史傳不詳而後人遂疑行之甚遽失之也史記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皆書定公十二年季桓子受女樂孔子去此明受女樂爲孔子去之張本而孔子於是年實未去魯俟十三年春郊膰不至而後行是遲遲吾行之證安得謂去魯前無諫女樂事此不言不致膰肉事者夫子之行實以女樂故史記所謂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也

用語謹案語類可學錄云女樂事論語所載

與史記異如論語所載似太匆遽魯是父母之國君大夫豈得不直告之告之不從而行亦未晚今乃去之如此其急此事未易輕議當闕據此錄是朱子亦以聖人不諫而行爲疑如黃氏所攷乃備見當日情事可悉匆遽之疑又案集注以此事爲定公十四秊據史記孔子世家也江慎修攷之云孔子世家誅少正卯三月大治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秊非也定十三秊夏有築蛇淵囿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何以爲夫子攷十二諸侯秊表及魯世家皆於定十二秊書女樂去魯事秊表

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三十八當魯定十三齊女樂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嘗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夫子春去魯而夏築蛇淵囿大蒐比蒲蕭稅政即化尤可見聖人在位之有裨也

劉叔倪曰孔子世家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幷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

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韓非內儲說言齊景公以女樂六遺哀公此紀事之誤又言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謂孔子諫女樂俟合事情足補世家之闕案孟子言孔子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世家亦言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其任孔子甚專至將死命康子必反孔子此不得謂不知孔子矣乃受齊女樂甘墮齊人術中而迫孔子以不得不行

此當別有隱情或即惑於公伯寮之愬以夫子爲彊公弱私不利於己故孔子於女樂之受雖諫亦不聽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丙篇子曰晨門荷蕢沮溺丈人皆無意於遇孔子而遇之者也楚狂則有意於遇孔子而遇之者也狂楚人也楚之有道無道可仕不可仕見之審矣聞孔子將之楚故歌以迎之患孔子之不必適楚故歌以止之車旁矢音敬愛兼至勸戒互陳若惟恐孔子羅於從政之殆者李之受困於陳蔡見沮於子西吾道之

竊楚狂若先料之有心哉狂也

王船山曰集注於佞人殆與此殆而之殆皆云危也慶源云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則似謂孔子從政則有仕路風波之憂恐非接輿之意今之從政者殆而與夫子所言斗筲之人同意殆危也危亦險也亦以其姦邪傾險不足與同有爲也集注太略以言佞人者參觀之自得

何義門曰曾點之狂有茂對時物氣象接輿之狂但知天地閉賢人隱而已此夫子欲與言以廣之也

狂雙池曰以下數章皆見聖人之不忍於避世也接輿諸人高蹈之風致自不可及其譏孔子處亦非謂孔子果殢榮祿同於俗情但世不可爲而勞勞車

馬遷爲孔子悄耳顧天下甚不可爲之時而隱士必以爲不可爲則聖人之見蓬而隱士之見膠天下有不忍絕之情而隱士必果於忘世則聖人之情仁而隱士之情忍天下有不可逃之義而隱士祗潔其一身則聖人之德溥而隱士之德孤故隱士每冷譏孔子而孔子亦惓惓於隱士欲與之語以廣其志此聖人之至教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

不轂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韓漢卿曰天生聖賢欲其平治天下者理之常也其或雖生聖賢而未欲平治天下者理之變也然旣曰聖賢則必以天地之常者爲心而其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盡備於己雖而揗之易亂爲治易危爲安固必有自然之應而天果未欲平治天下也則亦安於理而已若天下旣已平治則又何用聖人以易之哉

薛敬軒曰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卽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竆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勢艱亂而已其仁民之心乎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朱子語類閎祖錄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在內如丈人直是截斷祇見一邊

又賀孫錄　問集注云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末云亦非忘義徇祿也義字似有兩意曰義總去就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卽此是義非

祇說出仕爲義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唯出仕方見得不仕便都無此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至靈公問陳明日遂行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無一而非義

饒雙峰曰荐章說天下有道不與易可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可見聖人出仕之義

問行其義與道之不行道義如何分曰道必遇賢君而後行義則是我自行者孔子雖知當時道之不行而已卻不可不行其義

王船山曰天生我爲人則統之於君天生我爲君子則所效爲仕懍然不敢亢之心自見之皇然不敢康之志故君子不以天下爲隆汙而以此身爲分義凡

以爲仕計者非懷才而欲見不可見而姑已也亦非僅哀斯民之疾苦而思拯之也葢以義在必行而不可任貧賤驕人之氣以廢大倫也　葢聖人之必於仕也有三道之欲行一也仁之不忍忘世二也義之不可廢大倫三也人知仕以行道而已言及於仁而聖人之心合天下爲一心言及於義而聖人之心且通萬世爲一理故聖人仕止久速之時中一精義之用也而義極至矣哉

何義門曰道之行廢關氣運之盛衰非一身計也若君臣之義則吾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爲廢之則此身先有虧闕處故明知道雖不行此義不敢自我而廢也

汪雙池曰君臣父子長幼朋友皆發乎天性之自然隨在而當盡其道也道之當然處皆義而義莫大於君臣凡在下位莫非人臣臣則得君而事以佐天下自爲吾分之所當然雖君之德輝未可期而此心不容不盡故曰仕以行義

黄薇香曰道謂先王禮樂政教設爲萬世常行之道者也已知其不行者世不見用道已否也知道不行而行其義者君臣之義本天性中之所自具盡其性以事天不敢遂諉爲天道之否也聖人事天如事親知道不行而周流列國正如孝子不得乎親而求親之底豫果求之而仍不能底豫乃限於數之無如何而求其底豫之心未嘗已也若丈人者親不能底豫

而聽之者也故夫子曰亂倫孟子曰義之於君臣命
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與此章意相合
黄勉齋曰別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
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恝然忘世所以爲聖人之
出處也然即此三章讀之見此四子者律以聖人之
中道則誠不爲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
爲人其淸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彼於聖人猶有
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祿而不知止者
不啻若犬彘耳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歟以子
路之行行而拱立丈人之側若子弟然豈非其眞可
敬故歟嘗謂若四人者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
於中道未至於夫子者未可以妄議也貪祿嗜利之

從求以自便其私亦偕四子而詆之欲以見其不可
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
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
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姚承菴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是固然
矣不曰天之生斯民也使之開太平不使之自遯逸
而已乎數子之逸雖曰為世所遯然不無自遯逸之
意一有自遯逸之意胸中即有可不可非所佩天民
大人矣故記者冠以逸民二字無可無不可者不先
主逸字於胸中也蓋逸民有心避世而聖人無意終

藏故許列逸民而以己終之見惓惓不忘用世意

輔漢卿曰慮對倫而言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中倫謂所言合倫理中慮謂所行當人心人心乃人之公心卽義理所在也或以爲中我之思慮者誤矣仲雍還處句吳以獨善其身所以合乎道之淸淸卽伯夷之淸也放言自示其不可用所以合乎道之權放言雖逕所致然觀其斷髮文身之爲則放言自廢固宜有之

王己山曰言行是人一生大節若非降志辱身而言合倫理行中人心幾何不爲中正之道惟是惠連降志辱身矣而其言自中倫行自中慮蓋其所以中倫中慮者卽在降志辱身處見則其降非猶夫人之降

其辱非猶夫人之辱此其所以爲惠連之逸故曰其斯而已矣如此看方得聖人微顯闡幽意

汪雙池曰夫子自表其不爲逸民之心非自誇其出於逸民之上然聖神中正之至已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又夫子之無可無不可祗是無意必固我隨時處中非有意求異於逸民若漢儒謂不夷不惠淸和之閒則是子莫之執中而已而運水搬柴莫非是道竝事上都無可不可則又佛氏之邪說不可以相混也

焦廣期曰逸民之有可有不可各行其是原非有害於義但夫子之無可無不可於義更精更融覺夷惠之徑未免執而不化耳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
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黄勉齋曰列此於逸民之後以歎魯之末世汲汲不可
以復仕也
蔡覺菴引或曰周道衰賢者相招爲祿仕仕於伶官
者多矣是時樂失其次夫子自衛反魯嘗一正之魯
政益微三家僭妄鄭聲既熾女樂方張先王遺音猷
乖不省矣自大師而下皆不得其職故相率而逃之
夫子慮樂師去而遺音絕於是筆其所適之所於簡
使後之人知而求之則猶或有所攷也
金仁山曰此段初嘗疑之及見唐史安祿山亂使梨
園弟子奏樂若雷海淸輩皆毀樂器被殺而不悔彼

俗樂尚能如此況識先王之正樂者乎諸子既識先王之正樂淩不可舞八佾於季氏歌雍於三家爲僭侈伶人矣故皆去之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王船山曰君子以此而育天下之人才親親賢賢並行而不相悖爲功爲過交勸而以相成國有與立也民有與依也施之後世而賢臣弗絕斯周初之所以盛而後世改其道以之於名法則賢者隱矣

汪雙池曰時賢於此章或說成彊幹弱枝收拾人心作用則計功謀利之私與元聖開國典謨相去遠矣又尊賢親親本周公遺訓此章是矣而史氏乃謂伯

禽三季報政尊賢親親周公有魯其北面事齊之語
其不足信可知且魯之積弱與三桓之横逆乃後世
失道使然豈親親之故也哉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王船山曰人才之盛侘人者之休養之也仁以育之
而人循乎仁趣果於忘世者孱載以處之而人喻於
義趣傲上孤立者孱此人之戚於上而翘也而人之
所助天必佑之和氣充而善氣集故以先王先公之
澤生其時者與孱周之侘人盛矣於是賢者之生不
可勝紀尤異者八士而集於一家一家而八士產於
一母一母而生而八子者又皆周多士
之選也嗚嘑豈非天哉而天不虛佑則先王先公親

親尊賢恒故掄才之德實有以獎皇天而昌其後乃
當其盛天不可期而期其生也不爽及其衰則聚數
姓之子講治洽於一堂而且散而之四方何怪乎田
野之多賢而聖人之道終不行於齊魯哉道之不行
已知之矣而聖人之棲棲不舍以盡至仁明大義則
不見知於人而不尤人不見佑於天而不怨天斯其
爲不可及歟記者裒著之篇其意誠深矣

論語微子第十八畢

論語經正錄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子張第十九

黃勉齋曰此篇所記不過五人曰子張子夏子游曾子子貢皆孔門之高弟蓋論語一書記孔門師弟子之荅問於其篇帙將終而特次門人高弟之所言自爲一篇亦以其學識有足以明孔子之道也

王船山曰孔子沒弟子分教於四方而各一說雖皆原本於聖人之道而所得者殊則所言者異曾子之言皆中心惻怛之發也於聖學之本

爲獨撥焉子貢見道明故知聖王而非學者之所易體也子游之言過儕而抑本子夏近於執矣而務實學者循序而進焉其尚求之子夏而惡失乎子張氏之爲儒意遠而言傲忽故同學者輕之豈有以哉觀於子張之言而曾子之不可及愈見矣

焦㕍期曰子夏之言迫切子張之言恢張子游之言通卒子貢之言警敏曾子之言敦篤門人集而錄之以爲聖人之遺意存焉而諸子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亦可見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真西山曰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

陳定宇曰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也思義敬哀者處常而思之於平時也平時能思此三者而行之則其人好義謹厚已養之有素矣一旦臨大變故庶能於當死而必死焉否則臨財利而苟得臨喪祭而苟且何望其臨變故而能死哉

黃薇香曰其可已矣責士必全四者之大節也呂伯恭曰可者僅足之辭言能盡行此數事庶可為士非曰可以止也

潘彥輔曰如此章議論與子路何異觀成人章文節及檀弓篇子路論喪祭處可見子路正大高明之槩

而子張晚季進德亦遂有此踏實之言朱子注曰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亦斬釘截鐵語也

又曰柴也愚章大病痛是偏其餘皆不失爲君子子張至發明致命思義一段義理則病已去盡故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今日庶幾乎是踏著實地境有所得之言與而今而後吾知免夫相似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弘之爲寬廣奈何曰此以人之量而言也蓋人之所以體道者存乎德而其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之所以執德有

弘而有不弘也夫總羣言該眾理而不自以為博兼百善具眾美而不自以為得知足以周萬物而於天下之事有不深察才足以濟眾務而於天下之事有不屑為恢恢乎其胸中常若有餘地焉此非其量之大則其所以執德者孰能如是之寬廣而不迫哉易所謂寬以居之而曾子所謂可以任天下之重者正謂此耳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則先為主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喜自負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所謂執德不弘者蓋如此雖其所守之固若不可奪然亦安能為有亡哉

朱子語類錄可學 執德不弘言其不廣也狹隘則容受

不得不特不能容人己亦自不能容故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生萬般病痛

又偶錄如何得其信之篤須是自公理會今人固有與之說而信不篤者須要自信始得

輔漢卿曰德得諸己而居之不弘則輕喜易足有一善則自以爲天下莫己若矣道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亦或作或輟銳始怠終終亦必亾而已矣

潘彥輔曰子曰篤信好學子張曰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亾未有信道不篤而能好學者也張之堂堂見及於此淘洗淡矣史冊中半截人品勿謂後來改轍仍是當初隱微處信得不篤自信道篤自歇手

不得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古注以二子論交有汎交擇交之異程子乃以爲有初學成德之不同二說孰是曰人之交際固有親疏厚薄之不同然未有容之於始而拒之於終者包氏之說於此爲不通矣初學固當從子夏之說然不求諸己而遽以拒人爲心則非急己緩人之道成德固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是非善惡之間一無所擇則又非所謂仁者能好惡之心矣以

此觀之則程子之說亦若有未安者焉曰然則奈何曰折以聖人之中道則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疏之而已歫之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是處之其庶幾乎

孫夏峰曰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可見交非止交際交接往來之常切磋琢磨道義生焉惟交是視豈可不慎子夏所云正合聖人論交定交之旨子張所聞云云特厚德載物之意非所以訓門人小子也使子夏子張之言折衷於孔子吾知必不愈子張絀子夏也

王船山曰合二子之言概之子夏之言歫固過於隘

矣其人雖不可而旣欲交於君子則姑與其進而徐視其改否以爲合離可也然而子夏之志則正矣可不可之涇渭不得不分而朋友人倫之重不容輕且道未至者尤恐其爲損也若子張之所聞乃君子馭臣民柔遠人之道而非所喻於交友友也而可以容言則稱垢藏汚而交道廢矣其大賢與則氣味自不與匪人而相得故在上則有刑賞之殊在下則有邪正之辨如其不賢也正宜親有道而遠不肖以防其陷溺人或距我自守愈不得不嚴日與小人爲徒而終見擯於有道則子夏之言距亦未爲過也子張侈名譽而遜實殉物而失己學者終當以子夏爲正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

爲也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何以言小道之爲農圃醫卜技巧之屬也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以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是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通於君子之大道是以致遠恐泥而君子不爲也

黄勉齋曰小道安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邪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於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也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朱子論語或問謝氏謂學非讀書之謂而以體常盡變爲言則失之過高矣子夏之言所謂知其所亡者正以其講習問辨而有所益耳豈遽若是之大而無當乎

黃勉齋曰求之敏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進學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

王船山曰其能日知也非聰明之日生也乃求知之功不間於一日不恃其有所知而遂置其餘其能月無忘也非便習之已熟也乃必能之志不懈於經月不自謂已能而見無餘味也非好學而如是乎

楊賓實曰每日所知是零星者至而月則徧加溫理

不令遺忘常常如此則每月所得會聚於心交相參伍印證漸至融洽貫通有心得之趣矣　默而識之與學而不厭是分兩層相承說此章則就要忘見其好學夫子自言多見而識之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雖上哲之姿猶必服膺弗失百倍其功孔門之教然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朱子語類（必大錄）此四事是為學功夫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為仁自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

又（安卿錄）問博學與近思不相妨否曰博學是皆要理會近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大規模近思是漸進

功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便是次序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是至誠懇切以求之若汎汎外面博學更要懇切之志便成放不知求之心焉得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此心不汎濫走作在此不放仁便在其中橫渠云讀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

眞西山曰切問謂以切己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騖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

李厚菴曰博學未足以為仁然不博學則功夫無所

依據故夫子言博學之又言學以聚之皆以是爲俾
習也至能篤志則心有所存而專一不貳矣切問則
意有所爲而事事必返諸己矣近思則以心體之以
身驗之而此理發於在我矣故曰仁在其中子夏言
末學必謂之學意偏於言行此言仁在其中意又偏
於言學先儒嘗議之然可見其兩下用功各有得力
處豈後世學者所可及哉
陸稼書曰學者不可不好問而問又不可不切蓋宇
宙之事可疑者何限若汎然而問非但告者易倦而
問者亦甚益故必切於身心切於職分然後問之雖
切於身心切於職分矣又必循其次序如未知下學
先問上達之事未知修己先問安人之事皆非切問

也能切問然後告者不倦而問者有益然能切又賢能審不切則病在汎不審則病在疏

王船山曰所學所問仁所散見之理也博以盡其藏切以要諸實志之篤而亟急而引而近之以思吾之所以體其學問之實則即此而仁之爲用在所學所問所思所志之中博焉切焉心之專於所事者也博則亟暇於務馳切則不殉於名象志加厲焉以純固其情而極思之量以近守其心而不以利欲雜吾學問之氣則即此而仁之爲體於其博之篤之切之近之之中而存

又曰集注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是兩截語所存者固有所存也與元稟云事皆有益意亦亟殊特以

言事不如言所存之該乎事理言有益不如言畝之有得者猶耳圈外注載程子之言苒一條是心不外馳之意第二條是所存自畝之旨存者存其理也存學問思志所得之理也朱子之意緣人之求仁者或衹在應事接物上尋討則始於事物求仁纔且因應事接物之多歧遂引此心向功利上去此外馳之麤者也若其不然則又空置此心向空洞甚物處索見本體因與高遠甚實之興致相取此外馳之精者也麤者之入於害也易見而其害猶淺精者害愈深則馳愈甚日日自以爲存心而心之放而不求以驟驟入於甚父甚君之教載胥及溺而不自知若能於此四者用功不卽與事物俱流而實以與萬事萬物成

極深研幾之體則心之所存皆仁之所在必不使一念之馳於仁外矣而豈假此以閑制其心之謂哉云所存者卽存仁也存仁之顯諸事理者也存夫所學所志所問所思之擇乎仁而有得者也葢心原以應事而事必有其理其事其理則皆散見於文而可學也博學而切問則事之有其理者可得而見矣篤志以必爲而又近思之以求體驗之有得則以理應心而理之得皆心之得矣以此爲功而不舍則於仁之卽吾身而具卽事理而顯者無不見焉亦如此以爲功則所以體仁者皆得其實固卽此學問志思之中有以得夫仁而體之也故曰仁在其中

焦廣期曰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所字以理言若祗

閉目靜坐亦能收攝此心然不得爲仁者空寂之心非仁也旣博學又篤志旣切問又近思如此做致知功夫此心俱打併在義理上所以仁在其中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蔡覺菴曰致如致人致師之致百工居肆則朝於斯夕於斯其志勤矣其習專矣故能以成其事君子之於道亦猶是也念終始典於學道其有不可致者乎孫夏峰曰人原離道不得但不學則道自與人相離故君子揆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揆造自得所謂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蘇子瞻曰道可致而不可求如斯

又曰百工何以成事居肆以成其事者也君子何以

致道學以致其道者也學字兒專務意精神極而變化生其中矣積精氣以通之謂致致也者我不往而彼自來

王船山曰學者修言道而疏於學則無體道之實功而其求至於道之心亦未篤也夫學何為也非修誦習之博也非摹倣古人之迹以自表異為君子也以人各有其當行之道不至焉必求致也而非學無以盡道之用而通其變化抑非學無以定己之志而靜其神明則其於學也日有化月有省瞬有養息有存以遇古人於心而復吾性之知能也必無不盡也而後道可集於吾心而行焉皆得也不然慕道而無求道之功何足以為君子乎

仇滄柱曰集注兩說相須所以必重後說者蓋百工安身用力則其事必有成君子篤志用功則其道自可致世有學而不能致道者或學非所學或暫學而不能深於學其病皆在學之不專不在道之難致也若所學既正而又久而積之斷無有不能致其道者

學兼致知力行即所謂博文約禮之序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胡雲峰曰此章當與下章所謂君子之過同看蓋君子有過幸人知之非惟不敢自欺亦不欺人故其過也卒改而爲善小人之過惟恐人知之不惟欺人從以自欺其過也卒流而爲惡

王方麓曰夫過出無心文出有意集注曰重其過則

見其恥過作非而流於惡之意亦在其中所以重小
人飾非之辜而深戒夫人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王方麓曰聖人之心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發見
於容貌辭氣者自然如此貌不期然而莊也色不期
然而和也言不期然而墇也本是一時俱備但自它
人觀之望則見其貌即則視其色聽則聞其言爾儼
然朱子謂聖人德盛則自然尊嚴想其揚休山立德
容之盛所謂威而不猛者必有非言語之所可盡者
矣溫如謝上蔡謂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
是一團和氣朱子謂明道先生氣象如此乃是不違
仁影子此句最可味厲嘗訓嚴而云墇者葢曰嚴則

不足以盡德言之實惟塙則是是非非塙乎不易之義形容言厲最切謝上蔡曰聽其言也厲須是有力彝常覺心不在時語便無力胡敬齋謂揚子雲之言沈晦見道不明也辭不厲所守不塙也觀此則㞷義益明矣

黃薇香曰此言人之接君子如是其不同也凡人遙望君子之道貌者未即之也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必以君子爲未必和煦也及其就與之交則心氣粹醨情意親厚以君子爲和煦可愛幾忘乎君子之可畏矣然與之講論道義則有持之必正守之甚嚴者交情以和厚爲主而道義則不可寬假也望之即之與聽言其變如此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鹿伯順曰信字就平日說除勞亦有當先布之恩澤除諫亦有當先盡之職業此是用力處到既信而勞不爲厲諫不爲謗是得力處

黄薇香曰注言誠意惻怛者見己以信施於人始誠意交孚也勞與諫必俟其信者所謂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也程伯子不容於時自謂己學未至誠意不能動人程叔子曰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政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注意如此

林次崖曰信而後諫亦有雖不信而不容不諫者箕子比干是也信而後勞亦有民未信而不容不勞者如子產爲政民欲殺之是也子夏特論道理必如此然後盡善耳非爲未信皆不可使民諫上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胡伯量曰觀人之道取大節而略小失可也若立心自處但自謹其大者而小者不必致意則將並其大者失之矣

王船山曰觀人者有不必求備之道焉責之於動履之微而曲謹之士進而志義之君子且見疵焉失之也多矣如其於綱常名教之大信之心而施之行者皆天理民彝當然之則悉有踰也則一介之取與片

語之從違或入於閑之中亦或出於閑之外而言不足沿行不足則焉則亦許之可矣必欲求全焉則飾忠飾信而大義皦然多得之於僞士矣此知人者取舍之辨也

用誥謹案皇疏以觀人不責其備立說此蓋用其意饒雙峰亦謂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己則不可

黃薇香曰可也句統貫上兩句言大節能不踰閑小節有出旋入其人固足嘉也荀子王制篇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韓詩外傳二說苑八引此以士之中道相見不由介

紹爲小德之出入語意正同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朱子語類錄文蔚 孔門除曾子外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灑埽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

又錄安卿 古人初學教其灑埽應對進退而已未便說到天理處子夏之教門人專以此祗是要其行矣而著習矣而察自理會得須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然後從而振德之今教小兒若不匡不直不

輔不翼便要振德祇是撮尖利者教人非教人之盜
又時舉錄 聖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
下始終皆備灑埽應對精義入神便皆在此學者則
須從始做去方得
又僩錄 問程子云君子祇在謹獨何也曰事有大小理
甚大小合當理會處便用理會故君子祇在謹獨不
問大事小事精麤巨細盡用理會不可說是麤事不
理會祇理會精者又不可說灑埽應對便是精義入
神灑埽應對祇是麤者精義入神自是精者然道理
祇一般須是從麤者小者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
大者所以明道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
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

大也問伊川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作兩段曰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灑埽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此是末不足理會祇理會本又不可說此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

又道夫錄 灑埽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所處而皆不可不盡

又節錄 問灑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然者是如何曰若無誠意如何灑埽應對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程子所謂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之事何也曰灑埽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其事之大小固不

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要不在也程子之言意葢如此抑程子之意正謂理要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遠者大者耳故曰其要祗在謹獨此甚言小之不可忽也而說者反以為理要大小故學者即是小者而可以竝舉其大則失之遠矣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耳非即以此為形而上者也曰既以為理要大小而又以為教人有序何也曰要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理要大小而要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也葢由其序則事之本末鉅細要不各得其理而理之要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在而要所遺不由其序而舍近求遠處下窺高

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於切近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欲必由其序也子游之說蓋失於此故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灑埽應對爲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以盡夫形而上者之全體也子夏與程子此條之說蓋直以其有序者言之然其所以有序而不可易者則又必以程子先後諸說推之而後得其說也

許白雲曰讀此章者頗易失旨但見言游過矣四字便謂子游之言全非蓋子游但言門人雖知灑埽之末不卽舉大學之本以教之子夏則言教之當有序子游未嘗譏子夏教灑埽之非而子夏亦未嘗言不

教以大學也集注以威儀容節與正心誠意對言則未專就事說本專就心說葢大學行之之目有入而誠意正心爲本誠意正心固非小子所可進此卽是先就事上令知其所當然而爲之未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此古人之學所以實而先後次序自不可踰王船山曰程朱於此分四層說灑埽應對爲事之小者精義入神爲事之大者灑埽應對之所以然爲理之小者精義入神之所以然爲理之大者乃自初學言之則事亦有其大小理亦有其大小而自上達言之則事自分大小而理一貫也以此如實求之則未至乎上達一貫之極致者固不得執灑埽應對之所以然爲卽精義入神之所以然而便以此括天下之

理灑埽應對之所以然終是不過如此此卽愼獨亦祇是愼此灑埽應對之節目子游抹去下者一節佗甚理之事固不識天理之全體朱子又慮人執灑埽應對之形而上者以爲至極而以之貫天下之道則其害之淺者有致遠則泥之憂其害之深者且如釋氏之運水搬柴爲神通妙用將視天下之事除取現前要甚有㳂而君子之以彌綸參贊乎天地者盡廢矣灑埽應對形也有形則必有形而上者精義入神形而上者也然形而上則固有其形矣故所言治心修身詩書禮樂之大教皆精義入神之形也灑埽應對有道精義入神有器道爲器之本器爲道之末此本末一貫之說也物之有本末本者必末之本末者必

本之末以此言本末於義爲叶而子游之言本末也則異是以大且精者爲本小且粗者爲末乃不知自其形而上者言之則理一也而亦未嘗不以事之大小分理之大小若以其形而下者言之則彼此各有其事各有其用各有其時各有其地各有其功各有其效分致而不相爲成安得謂大且精者爲小者之本乎哉唯其大且精者之不能攝小且粗者而其爲本末故曰大小精粗俱學者所不可遺之事而以小子質性之不齊姑且使修其小且粗者俾其事之易盡而以漸得其理然後授之以大且精者之事而以用力之孰擴充有自則大且精者之事可得而學矣合小大精粗而皆習其事所存既孰而心不外馳則

夫灑埽應對之所以然可得而見也精義入神之所以然可得而見也灑埽應對之所以然與精義入神之所以然其即下學即上達一以貫之者夫亦可得而見也於事有大小精粗之分於理亦有大小精粗之分乃於大小精粗之分而又有大小精粗之合此事理之序也始教之以粗小之事繼教之以精大之事繼教之以精大之理乃使具知粗小之理而終以大小精粗理之合一此立教之序而學者因之以上達矣子夏立教之序其意蓋如此乃事因理立則理即事在是方其初學之時有所事於事即其有所事於理而如程子所云慎獨者則徹上徹下所其用之功則雖姑教之以粗小之事而精大之理與合一之

理亦既在焉是故迨其豁然貫通之後則已知吾向之所有事於麤小之形而下者皆以獲左右逢原之樂也此則程子所以挨信聖道之誠然而朱子所以辟鵞湖之邪說以抑子游末有本無之偏辭也

朱止泉曰子夏始卒之言原以始有本末卒有本末朱子始卒之解亦以始有本末卒有本末如近小遠大之謂非謂始是末卒是本也自此旨不明講家多以始末卒本先末後本爲朱子敎不躐等之說不知朱子原無此說朱子云灑埽應對亦是此道理若要精義入神須是從此中理會將去蓋言灑埽應對須謹獨精義入神亦在謹獨發明程子理無大小祇在謹獨之旨最盡斷不可以先末後本疑朱子也

汪雙池曰本末不相離道器無二致灑埽應對進退中自寓相本道理故程子謂便是形而上者如誠於灑埽便是誠意敬於灑埽便是正心誠正不在末節外也然誠正可貫灑埽而灑埽盡不得誠正聖人教人原要有高遠者為大本所在必謂灑埽便是誠正則狹小矣故朱子云非謂末即是本也天下未有意誠心正而不善於威儀容節者卻有善於威儀容節而無本者故程子云看其所以然何如則灑埽應對進退正祇是末末可言本可知矣天地之理自本貫末而學者之務則當自末求本故小學必先大學必後但須從小學反裏去不可從小學要抓出外子游一向高明重本略末觀其喪有餘而敬不足哀有餘

而文可已可見子夏則末節不遺其敎人亦從近小始故子游之譏子夏也祇因未識子夏敎人之序而但見其詳末遂疑子夏之不敎以本耳非謂本末之截然兩事也果使不敎以本則威儀容節自是爲人虛文不可謂子游之譏爲盡未當矣但子夏固不若是耳

又曰子夏之荅祇言我非不敎以本但學者所至未可以語大本由末及本次序當然不得以悉本見譏耳程注曰君子敎人有序先傳以近小而後敎以遠大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敎以遠大也朱子云此條說本章意㝡爲詳盡可見程注惟此條正解本章其餘四條皆於言外推明一貫之理子游長於禮樂豈

竟不知灑埽應對進退中原寓精義入神之理者但
恐子夏泥器藝而遺道德故云然耳

用誥謹案朱子發明程子灑埽應對理無大
小之說遂以子游爲不知理之無大小以灑
埽應對爲末而無本汪雙池則謂子游非不
知灑埽應對之有理惟未識子夏教人之序
疑其不教以本耳不過貶子游於義爲長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朱子論語或問仕優則學爲已仕者言也蓋時必有
仕而不學如原伯魯者故有是言學優而仕爲未仕
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
耳子產於子皮有製錦之譏而夫子亦說漆雕之對

惡子路之佞程子以少年登高科席勢爲美官者爲不幸其意亦猶是耳子夏此章以先後之次推之其本意葢如此而推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未優而學則不免有背公徇私之失學已優而不仕則亦不免有棄身忘物之累當時恐或兼有此意也

朱子語類謙之錄問仕而優則學曰此爲世族子弟而設有少年而仕者元不曾學故職事之暇可以學

朱子文集答程允夫問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而不仕如荷蓧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爲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

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曰此說甚善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用語謹案仕學相因精義載謝氏楊氏之說皆如此集注用之錄此三條皆與集注異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饒雙峰曰子游平日攷究喪禮非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攷之禮記可見其意恐人事末忘本姑爲之抑揚耳

汪雙池曰此對易而不戚者言也然言之有所矯則不能甚過當子游長於禮非全惡文者而其言如此由其性質高明故耳甚矣中行之難也

崔後渠曰致乎哀而止言喪所不用其情而後已也是故慟悼哀之發於心者也羸黑與擗踊哀之發於容體者也粥與水哀之發於飲食者也齊斬哀之發於衣服者也苫由哀之發於居處者也致云者推而極之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黄勉齋曰此與下章皆言子張之不足於爲仁旣足以見子張務外好高之病又有以見仁之爲德根於人心惟求之切近而修其在內者爲足以體之尙難能之行飾堂堂之容則於仁之根本意味疏矣孔門以求仁爲先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爲仁之方也已

胡雲峰曰集注幷論三仁則曰行不同同出於至誠

惻怛之意此論子張之未仁則日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蓋善觀人之行者必觀其意之所從來不惻怛非仁者惻怛而不誠非眞仁者

汪雙池曰子游子張俱近高明而所向大異子游認得道體凡事向裏高去得本遺末脫略細故其病小子張志意高廣凡事向外高去務外好高而忘其本其失大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孫夏峰曰爲難能也堂堂乎張也皆謂其闇修意少不足於仁且難資以輔吾仁此正見朋友切偲相成處子游重本曾子守約與張正相反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蔡覺菴曰自致者自盡其心也凡人於它事猶有勉彊矯飾未必能自盡至於親喪則眞情畢見惡有不能自盡者故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

胡伯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彊而皆極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蓋其眞情之不能自已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爲喪禮發也

孫夏峰曰眞情不能自已自是本性然或有錮蔽而不能致者曾子所以述聖言而感動之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朱子語類時舉錄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其私意

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如唐太宗爲高宗擇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爲難能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黄勉齋曰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嘗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

許白雲曰帝王長民之道不過養之教之治之而已養之如分井受田使衣帛食肉者有制教之如古者

大學小學教人之道及鄉黨州閭讀法之類治之則
有禁令刑罰且上之人以德導之以禮齊之則民皆
知遷善避惡尊君親上之道而其父子夫婦長幼朋
友之閒亦皆有親比協和之意故曰民聚上之人反
此則民散矣周德既衰皆失夫三者之道民陷於辠
而不知此皆上人之過惡蓄則饑寒迫身不教則不
知禮義不知禮義之人而有饑寒之迫則惡所不爲
矣故君子爲政惟當哀矜不可以聽訟爲能而自喜
焦廣期曰范蔚宗引論語上失其道云云謂不喜於
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按此言最爲
得之曾子言哀矜勿喜非直存此惻隱而惡利濟之
實也枉直之寄必盡其心彼明斷自喜者固知所傷

必多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王船山曰君子之自信必不爲惡矣而所與交者必正人所樂聞者必正言所誦說者必先王之教所遠嫌者在疑似之迹卓然獨立於衆人之上則善卽不至而早與惡如胥壞之不相近則風範立而可爲法於天下不然卽不至於紂而恥辱或及之善惡分塗在人之自立而已

李禮山曰於不肖人名曰下流義極可思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皆逆流而上用勉彊功夫反此則順流而下莫所底止矣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汪雙池曰上章戒人爲不善此章勉人改過俱提君子作榜樣過皆見則不文更皆仰則速改不必爲君子之過寬祇要人過而能改耳

夏用九曰君子之過也人皆見之人非有過之患有過而人不見其過之爲患也况又從而文之乎

衞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朱子論語或問曰何以言文武之道爲周之禮樂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

未墜在人之云者攷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非
惟所取而得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
賢者識其小而後得師耶此所謂人正謂老聃萇弘
郯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
史亦其一師也大率近世學者習於老佛之言皆有
猒薄事實貪驚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以不
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者亦豈離於文章禮樂之
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事實而言不如是之空
虛怳惚而無所據也

朱子文集答吳晦叔此但謂周之先王所以制作傳世者
當孔子時未盡亡耳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此亦子貢真實語如孔子雖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

嘗不師但其爲學與它人不同如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莫之能禦則能者不學者不師者是乃聖人之所以爲生知也若謂聖人目見耳聞者適非學雖不害有此理終非當日問答之本意矣

黃薇香曰大者小之綱小者大所積參合大小學之所以一貫聖之所以集成也文武之道佳言謨訓功烈禮樂文章道之實而可徵也功烈所以行道謨訓所以傳道禮樂文章皆聖性之所發盡倫盡制者夫子聞而知之推一而合十明數而知義則道於以得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

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饒雙峰曰聖人之道雖曰難入然其入亦自有方如仰彌高鑽彌堅此是數仞難入處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是從入之門學者須從此門路入方有所見

陳定宇曰賢人之道卑淺易見聖人之道高深難知此子貢以牆室取譬之意也要之觀乎賢人則見聖人使叔孫果知子貢之所以爲子貢則亦必略知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豈至爲此言哉叔孫非特不知孔子亦不知子貢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焦廣期曰邱陵由積土而成高卑亦不等皆不離乎地是學力可至之喻日月體麗乎天是不可以人力至之喻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金仁山曰夫子之不可及節言聖德之體高妙也夫

子之得邦家節言聖德之用神速也體人所難知故
又指其用言之
黃勉齋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謂道之以德綏謂撫
安之立之固也動謂鼓舞之道之淡也立之道之綏
之動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
下感動之速或曰子貢知足以知聖人今乃不言其
德而言其得邦家之效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
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
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淡
則末茂感動之淺淡遲速未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
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
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不曉然而易見哉

林次崖曰夫子之不可及在以化不可爲訓之立立道行綏來動和正是化不可爲處何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自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皆是要亦不出乎敎養立道綏動事業之大人所可爲至於斯立斯行斯來斯和感應神速此是化處則非人所能爲也

論語子張第十九畢

論語經正錄

滦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朱子語類義剛錄 中是恰好之道理允信也是眞執得後說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之事此便是執中處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祗是此道理聖門所說亦祗是此雖隨其所問說有不同然祗是一道理

曹月川曰論語一書之要曰仁而已篇終歸於帝王相傳之中何益仁卽中也以心之德言卽未發之大本以愛之理言卽已發之時中帝王相傳之中已發之時中中之用也孔門傳授中庸首章方言未發之大本中之體也論語一書之仁兼中體用終歸帝王相傳之中由體以達用卽用以明體也

孫夏峰曰天者中之所從出而人受爲心心憑氣以

出入故有人有道然人心危而道心微故精以察道心之幾一以止道心之極而天地之中在焉是執中也中無體而四海皆其體執無方而四海皆其方四海用中之實地也能允執則四海時雖不能允執則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不獨二帝懔懔於此湯之言曰萬方有辠辠在朕躬武之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四方之政行焉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其著落一也寬信敏公四者俱見堯舜以下帝王之所同然心法即治法治統即道統也

汪雙池曰唐虞授受祇一中字中者事事物物所各具自然恰好之理而不可移易者也執之者中在物而中之理具於心即率性之道也惟窮理以擇之居

敬以存之而凡所以應事接物者要必事事物物各合其自然恰好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焉應萬事而不失歷萬變而有常是則所謂執也　允執其中乃訓戒之辭意謂天之歷數旣在爾躬矣則所以承天者非易易也萬事萬物有中道焉斯天理之所散著卽天命之所由凝也爾當信乎執持此中自本身而加民由發心而應事莫不實有以盡其當然之理庶萬物各得其分而萬事各得其常苟或不能執中則萬物失所萬事叢脞而四海困窮是無以承天而天祿亦以永終矣

集解期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千萬世鼎革之故盡於此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自古未有民窮而國不亂

亾者而所以困窮之故則由於人主之一心此大學平天下章所以反覆叮嚀垂爲炯鑑也

黃薇香曰數之在躬德足以順天也祿之永終不德之逆天也朱注義如此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獻帝傳曰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三綱不立又明帝紀注引獻帝傳曰山陽公溪識天祿永終之運又曰帝堯授位明堂退終天祿是朱子注所本也

汪雙池曰堯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湯曰萬方有辠辠在朕躬其致一也然則何以免辠則亦曰允執其中而已萬方之不能無辠則堯舜猶病焉者也故曰敬天勤民戰兢惕厲之志歷聖所同然者也

黃薇香曰帝臣猶言天民也墨子引作有善不敢蔽以訓詁代經也簡㬢夫論引作束簡在檢察也言天心之福善禍淫昭然不爽而有辠不赦帝臣不蔽檢察夫天心之必然所謂天命天討也以萬方之辠爲在朕者萬方之事已不敢辭其責此王者之實心王者之大量也

又曰集注據詩序以大封爲大賚也其曰富者卽祿以馭富之謂傳曰善人富謂之賞也王氏困學紀聞云五福言富不言貴先王之世賢者始富也此富字之義也

趙鐵峰曰舜典同律度量衡胡士行曰孔子云謹權量審法度四方之政行焉夫政事出於法度而法度

出於權量宮室舟車之類衣服器用之等分田制祿之限斂財用物之法未有捨度數而能定者其同律度量衡爲是故也

汪雙池曰謹權量三者卽議禮制度攷文三重之事謹之審之脩之所以一人耳目而齊其心思新朝制度煥然一新塙乎可遵可法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三事之外別要它政如井田宅里溝塗經界班祿餼廩豈能外於權量至法度及官則要事要之所包尤廣唐虞巡狩亦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是知謹之審之脩之先王有全副精神經理其間井地之均穀祿之平百姓之親風俗之化皆由於此此卽四方之政行也

黃薇香曰五度爲度引伸之凡制之有限節者皆謂之㳒度㳒度者禮儀之總名也邢疏㳒度謂車服旌旂之禮儀也審之使貴賤有別無僭偪也此爲得之又曰據五經異義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食世祿王制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正義引異義據尚書世選爾勞詩不顯亦世孟子仕者世祿與此經繼絕世爲世祿之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疏禮天子封諸侯以國諸侯賜大夫以族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族其身有辠宜廢者選其親而賢者更紹立之論語所云興滅國繼絕世者謂此也疏以國世分言與異義合班固功臣侯表引杜業說云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亾國絕世亾國分言疑亦同許氏之說

張楊園曰所重民食喪祭國家植本之治如此國祚
安得不長食所以養生喪祭所以送死其效爲老者
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愼終追遠而民德歸厚卿
士庶人之家存得此意亦須長久
黃勉齋曰論語末篇歷叙堯舜禹湯武王相傳之道
而先之以執中得其要矣其下泛及賞善罰惡責己
恕人大綱小紀本數末度無不具舉蓋帝王之道初
無精麤凡事之合天理當人心者是其所以爲道也
所謂執中正以其事事物物無適而非中自豈空虛
無據而可謂之中乎
蔡覺菴曰此篇所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
以明數聖人禪繼征伐雖不同而其公天下以爲心

則一也其後歷敘武王制治之具立政之本又所以示後世之大法歟

王船山曰古今之天下一帝王之所維持而爲民立極者也周衰王道息夫子集二帝三王之成論定其道法而原其德之所由隆以垂萬世故帝王不復作而得其意者以治失其理者以亂後世雖不睹聖治之休而天下猶足以立記者述夫子所傳書史之舊文與其論治理者著之篇以爲聖學之與王道罔二致焉有天下者上合天心其要已而天心之公固存乎民志民志之從違因乎主術主術之純襍根於王心夫子嘗以寬信敏公爲天德王道會歸之極驗之帝王罔非是道也四者天德也仁之行於天下者也

古之帝王惟此以宅心而出治而吾夫子之立敎也以此盡學者之心然則守夫子之心學卽以紹帝王之治統後世得之而天下安未失焉而天下存遺之而天下亂豈有爽哉

黃薇香曰此經所言尊皐己務用賢順民心三者錯舉言之此帝王之所同百世莫能易也易之則殆矣

栁子厚謂此經所記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或是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屛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

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朱子語類廣錄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爲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己治人其理一也

又廣錄出納之吝吝字說得廣是戒人遲疑不決之意當賞便用賞當做便用做若遲疑怠忽之間澁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唐

家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即命之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敢自專是本職當然人君為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為處便果決為之

王方麓曰惡衆寡惡小大惡敢慢何以見其泰而不驕處此正程子所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者也

李厚菴曰不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蓋不但惡躬行之先而且惡訟制禁令之常虐暴賊正與驕猛字相應欲其惡怨不可得已欲出則吝其利欲納則又吝其名惡大德而屑屑計較於小惠之間是有司之事也吝字有司字正與貪字相應欲其惡費不可

得已此皆起於霸者尙力任浛小補驩虞之所爲而其流弊則有不可勝言者與虞夏商周之道遠矣
楊賓實曰此章溯流窮源見微知著拔盡病根祇在貪驕猛三字而王道聖學直昭揭日月而行
又曰不貪不驕不猛是純心不費不怨是純政
又曰欲仁得仁祇是完性分所固有盡職分所當爲非干譽也非望報也干譽者爲名望報者近利皆未免涉於貪也仁者之心何有乎
潘彥輔曰出納之吝是心陷於物物大於我不能驅遣如意
汪雙池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利之之道有君子制度品節財成輔相全功非心乎利民者不能盡其心

而乖失也四時之化訛成易因乎天九土之剛柔燥
溼因乎地三農之耕耘收斂因乎人而撙節愛養以
生之制度經界以平之率作盡教以成之薄斂省刑
以遂之皆所以盡其利之之道也此民命之天民生
所由遂王政之始故居五美之首勞而不怨凡勸相
勞農驅民禮義及不得已而勤眾皆爲勞民擇從君
子心下艮擇而致其審慎之思以不忍勞民之心行
勞民之事酌其事酌其時酌其地酌其人酌其功程
要必以民勞民不以己勞民以身率民不以民奉己
不使之過勞以痌亦不使之過佚以荒方是擇可勞
而勞之用心亦正在勞之處仁兼修己行政而言虛
齋主政事言而駁小注治己之非不知非仁以成己

又何能燮以及物既曰欲仁則自向己身做起果全得此心使無一毫私意則人己自然無間而行不忍人之政亦油然其不能自已豈能舍此心而專欲行政也仁政不越上文二端惟要自己得仁方能有以行之若以仁覆天下爲得仁則堯舜猶病也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二條又所以内養此心以全其仁外見於應事接物容貌威儀而爲治政臨民之主者其要祇在一敬字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應事接物之敬也正衣冠尊瞻視持己臨民之敬也此皆事理之當然君子之所自盡而非有心於泰威然心廣則體胖臨之以莊則敬有自然之效者若有心於泰則驕而已有心於威則猛而已豈君子之道哉此五美本末

相資內外交盡細大畢舉體用一源爲政者之所不可廢其一者而要尤在乎人之能尊尊之則無一時之敢忽無一息之或忘其將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而美乃無不盡矣是繼歷聖相傳之心學而詔帝王盛治之大統者也從政云乎哉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朱子語類閎祖錄 論語首云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爲君子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死生自有定命若合死於水火須在水火中死合死於刀兵須在刀兵中死看如何逃不得此說雖甚麤然所謂知命者

不過如此若於此此信不及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

朱子論語或問謝氏以知禮爲知理非也蓋此章所謂禮止指禮文而言目若推本言之以爲理在其中則可今乃歉其所謂禮文之爲淺近而慕夫高遠之理遂至於以理易禮而不復徵於踐履之實則亦使人何所據而能立邪

許魯齋曰說知命不是術數家言命亦非二氏福孽之命是天之所賦盡力行去至於死生禍福貧富壽夭委之於天而已

焦廣期曰不知命知字與知斯二者弗去之知正同蓋眞能不惑於利害斯乃爲知命也或言窮究天下

之理然後命可知知者竊恐愈窮究愈不得爲知也蓋此知命乃大學誠意之屬非格致之屬也

又曰呂氏春秋云晏子援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曰安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故以義爲之決而安處之案呂所云以義爲之決而安處之此正所謂知命可以爲君子者也若但知死生一定雖趨避百方莫能變之以是爲知命者非聖人意也

張蒿菴曰貧賤富貴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彊也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常以義知命矣

凡義所不可卽以爲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於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常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邀之智力亟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

潘彥輔曰知命方可爲君子非卽是君子也今人固是不肎爲君子亦有不敢爲君子者懼人之嫌其迂戇而屛之於名利之外也不知飲啄尙有定分何況窮通禍福知命則識精膽澂而爲君子之心乃定看得世間萬事眞有一定之命亟可鑽營退避除爲君子別亟置身之處故也論語以此爲末章收攝全部豈可艸艸讀過

楊賓實曰天命人以性粹然至善氣質之命有淸濁

厚薄之不齊氣數之命有夭壽窮通之不一然氣質雖不齊而性之善則具於其中人能明善以復其初則至善之命全於我矣氣數雖不齊然夭壽窮通皆有當然之分隨所處以自盡則善之命於天者即遇而在

用誥謹案焦氏竑云以義為之捷而安處之正所謂知命可以為君子張蒿菴云君子常以義知命即朱子所云祇見道理不見刀鋸鼎鑊之意蓋欲不惑於氣數之命者正欲其盡義理之命也故楊氏以義理之命兼言之楊又云知命宜以董子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一段作注解則又專以義理言之矣

張楊園曰理明義精則能知言知人知言知人則神閒氣定而此心能宰制萬物程子所謂金革百萬與疏水曲肱一般如此方可以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所以學莫先於窮理窮理之益莫大於讀書

潘彥輔曰知命方敢立志向在學而時習之苒一截時習便是知禮能知禮方是君子正身至於知人則君子之事業周備密而遷避憾處方是君子全相

黃薇香曰宣於口筆於書皆言也不知言之善惡言之醕駁言之淺深皆不知也不知今人誤交之誤用之咎於可交可用者轉失之也不知古人誤承其言誤師其咎於宜承宜師者反棄之也以辭危而知使平以辭易而知使傾以慙枝多游而知叛疑躁誣

孔子之知言也以詖淫邪遁而知其蔽陷離窮知其生心害政發政害事孟子之知言也不知言以孔子爲佞以孟子爲好辯矣此不知言之尤者也

論語堯曰第二十 畢